

北大一學生受刑真相

密勒氏評論報三月二十日

最近北大一青年學生，被政府特工毒殺的事實，中國及國外都少有報導。這是中國進步的學生都會注意的事。

稜的椅子壓在他那浮腫的身體上，他不知道行過多少次。這樣當番間時不知道行過多少次。
還有一種中國人叫做「老虎凳」

他因爲我根本不知道這些名字，仍舊走着。但他們一把抓住我，用卷頭紙袋裝着我，拖到胡同裏。當時有許多居民旁邊看着，但他們被驅散了，以爲抓着一個小偷在內六分局裏，我被

一
起來，而且在對日戰爭中，他還
把敵人打敗了，還有廢除一切外國
在華的不平等條約，這對中國大陸
很有利的。
不可否認的，蔣主席的功績是
很大的，可惜他並沒有進一步地把
中國農民的生活改善一下。雖然孫
先生極力主張土地改革，孫先生所
付予蔣主席的使命是革新，孫先生所
幾乎是他人所不能勝任的，在中國

改革——以滿足渴望土地的貧農、共產黨或許可能不是眞正代表中國農民的利益，而僅僅是利用人民的不滿去獲得廣大農民的同情與力量，無論如何，他們正在有效地利用這個機會，而加強戰鬥的力量，因此他們的力量不單是靠軍事，且還靠民心，這就是他們之所以不能單被軍事打敗的主要原因。

戰爭中，他被迫撤退半封建的地區，使他不得不依靠大地主的勢力，與國民黨對抗，雖然他們不是以軍事力量去擊敗我們，而是因為他無法實行土地改革，這裏面有他所討論的軍事探尋，是我們可以原諒的，但等到他脫離了封建地主的羈束以後，但他並不離開中國，這是不可能的，比軍事更有感人的民心才是打敗他們惟一有效的武器。中國共產黨注意改善大眾民衆的生活，中國共產黨知道這是蔣主席的失敗，於是他們充分利用了對方的失敗而造成了自己的成功，他們着手進行土地

國事
一
斑

鐵
竇

看軍事援助華

我們應該把中國的情形與其鄰國作一比較，這就是說假如我們能把亞洲的情形研究一下，我們目前所遭遇到的問題將會更進一步地瞭解。這就是「整個的」亞洲的一時的瞭解，很明顯的這裏的基本而重要的認識是：在革命過程中的亞洲各國的政治是怎樣的？最近東南亞民族運動，印度與緬甸的獨立，英法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政策，這些情況和戰爭，都可能發生於印度尼西亞、印度與英國支那。

對於營口之陷於「共軍」，曾有詳實的報導，內容可以三點概括之，在其第（一）五十八師師長王家善不止「投共」，並且還助共，進攻營口前夕，他把營口市內的黨政軍警濟機首長，先以請客為名，不露聲色的俘虜。然後共軍才搖搖擺擺地走入市內，不費一兵一卒，前移共軍二小時。

（二）營口過於迅速被共軍侵佔，國軍情報不靈，葫蘆島電台，仍令巡糧赴援，招商局「一〇五號」卸下東西時，台上人員才知道在不知不覺中已做了俘虜。

（三）受託營造並永定船的炮擊，最後「一〇五號」脫險。這有二點滑稽的地方：

國大爭奪戰的白熱化

上，負責指揮——〇五號」之相傳有云：「共匪分子」指揮艦隊，這危內戰熱鬧聲中不大不小的一支插曲，可是這支插曲好似象徵了什麼東西似的，給我們一種印象，也給我們以反省和警惕。

他被打了一記耳光。他們又問他多少基督教徒總會和華北學聯是不是受共黨指使的。他答說不知道。隨後，他們又要他舉出北大之教授、學生中誰是共黨誰是共黨贊助人，他說他不明白這麼許多。於是，他一起用刑了。

一起用刑了。刑法第一種是「灌水法」，這法子戰時日本曾在中國廣用過。水從鄧的口鼻灌進，一直到肚子脹大了。隨之，尖銳有眼晴上解下時：那一經在一個屋子應該不間。那時四個人盤問他。他說不是。他們問他是不是共黨，他說不是。他們又問他多少基督教徒總會和華北學聯是不是受共黨指使的。他答說不知道。隨後，他們又要他舉出北大之教授、學生中誰是共黨誰是共黨贊助人，他說他不明白這麼許多。於是，他一起用刑了。

二月二日：我從北大三院宿舍到北河沿胡同胡同口闖進北門，把牠發出來。這時，約新聞一報特訪問記》月六日也有一篇《鄧特訪問記》，對於被捕的一段記得較為詳細，地

（田中詩）

另一個革命是土地革命，其主要的改革是耕者有其田，這個改革已在印度進行。當時的其他鄰國也會朝向這條路走的，此外還有一個印度社會革命黨，他們正在推動印度社會革命，只要政局穩定，那麼它一定可以很快地實行。以往亞洲富有革命精神的領袖，他們已得到了很大的成功，這種精神告一段落後，直到革新的時候，他們目前代表兩種不同的革命：民族的進步，因為他會把中國統一。

十一、負責指揮——〇五號」之相傳自為「共匪分子」指揮國軍撤了什麼東西似的，給我們一種印象，也給我們以反省和警惕。這居內戰熱鬧聲中不大不小的一支插曲，可是這支插曲好似象大爭奪戰的白熱化

新現實主義是暴露以外還再現決不是，而是有樣的抄襲，本指意義的要要求，講這件事無疑的是新現實主義的定律，從上面的敘述裏，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：藝術是虛着暴露出來的新現實主義，是文學工作的主流，也是對今日文學工作的人的要求。

說：「在多少顆心殷切的祝福下，
在多少顆心殷切的希望下，
它誕生了。」

也駛向黎明來處的遠方……

萌芽

期一第

「萌芽」是一本由我們學生們編輯的季刊，我們歡迎同學們能夠供給我們稿件，並請來稿者將姓名註明。我們將盡力地為此刊物增光，並且希望得到更多的支持。

我為我知道鬼們都在暗地裏交頭接耳，計劃着如何來收羅我的靈魂，分滅我的骨肉。我

而且說不定我也有些似
我如同愛神人一樣
我的心沉痛得異常！因
那刀鋒一樣的眼光直做鐵銹
變成一座獄牢，幽禁我們
在他們的背後放着一個影子，
監視我們的一切，阻止我們

血跡的鬼拳，便拼命地奔移。我恨鬼，（但我又可憐那些附鬼的人），他要消滅我們的人性，使我們過不下去，甚至在夢境裏也有鬼影的威嚇，要我們吞向肚子裏多麼不幸，想生爲現在的人多麼不幸，一舉一動都受鬼的控制。

我的心以自此日夜不安！——你說得很好，酒不過是黑友籠罩下的現象，一時一旦人類的痛苦需要逃避，便要來的。那時所有的鬼都消滅了，所有應該死的，都互相幫助互愛的生活，沒有虛偽與殘殺，但我是要問你，明要等待到何時呢？這嚇人的黑夜，那夜來襲的了！

他其及福祝

歌有便的沉你到
唱着时睡着我

——音韻

一個春三月沉重的夜裏，我聽明的一聲呼喚，像告訴我：「殘酷的爭鬥就要開始了！」為什麼還不趕快的擦槍？又像聽到第一聲的雞啼，來自黑暗的遠方，遠方有一片撕裂號叫，於是，像一個預言般，我一聽起來：黃昏時，有人走向曠野去了！消失在黑暗的身影呵！越遠越清晰，原野的草在一夜裏全都綠了！在海上用宏亮的聲音歡快的：

(二) 希望。

讓彼此的給予溫暖的慰藉吧！彼此的給予，互助的鼓勵吧！讓它像一座瞭解的橋樑，建造在我們每人的心理上，也讓它像一株暗冷的青樹，星華看疑惑，猜忌，冷漠，幻想到今天，在這傾軋擁擠的人海中，讓我們彼此緊靠，站在一起！因為，我如果要讓，我如果要總比孤零零的個人更站得穩些，那麼這時時候是雨中泥濘的黑夜路，那必須，大夥兒的上路夜！不要怕！不要怕泥濘的道路要滑跌你，也不用怕這夜黑，夜的空氣要窒息你，由工作給你快樂吧，你快來吧！黑暗中有人為你執燈，跌倒時有人扶你，黑暗中有人為你鼓勵，你快來吧！

歌有便的沉你到
唱着时睡着我

——音韻

一個春三月沉重的夜裏，我聽明的一聲呼喚，像告訴我：「殘酷的爭鬥就要開始了！」為什麼還不趕快的擦槍？又像聽到第一聲的雞啼，來自黑暗的遠方，遠方有一片撕裂號叫，於是，像一個預言般，我一聽起來：黃昏時，有人走向曠野去了！消失在黑暗的身影呵！越遠越清晰，原野的草在一夜裏全都綠了！在海上用宏亮的聲音歡快的：

(二) 希望。

讓彼此的給予溫暖的慰藉吧！彼此的給予，互助的鼓勵吧！讓它像一座瞭解的橋樑，建造在我們每人的心理上，也讓它像一株暗冷的青樹，星華看疑惑，猜忌，冷漠，幻想到今天，在這傾軋擁擠的人海中，讓我們彼此緊靠，站在一起！因為，我如果要讓，我如果要總比孤零零的個人更站得穩些，那麼這時時候是雨中泥濘的黑夜路，那必須，大夥兒的上路夜！不要怕！不要怕泥濘的道路要滑跌你，你也不用怕這夜黑，夜的空氣要窒息你，由工作給你快樂吧，你快來吧！黑暗中有人為你執燈，跌倒時有人扶你，黑暗中有人為你執燈，跌倒時有人扶你！

歌有便的沉你到
唱着时睡着我

——音韻

一個春三月沉重的夜裏，我聽明的一聲呼喚，像告訴我：「殘酷的爭鬥就要開始了！」為什麼還不趕快的擦槍？又像聽到第一聲的雞啼，來自黑暗的遠方，遠方有一片撕裂號叫，於是，像一個預言般，我一聽起來：黃昏時，有人走向曠野去了！消失在黑暗的身影呵！越遠越清晰，原野的草在一夜裏全都綠了！在海上用宏亮的聲音歡快的：

(二) 希望。

讓彼此的給予溫暖的慰藉吧！彼此的給予，互助的鼓勵吧！讓它像一座瞭解的橋樑，建造在我們每人的心理上，也讓它像一株暗冷的青樹，星華看疑惑，猜忌，冷漠，幻想到今天，在這傾軋擁擠的人海中，讓我們彼此緊靠，站在一起！因為，我如果要讓，我如果要總比孤零零的個人更站得穩些，那麼這時時候是雨中泥濘的黑夜路，那必須，大夥兒的上路夜！不要怕！不要怕泥濘的道路要滑跌你，也不用怕這夜黑，夜的空氣要窒息你，由工作給你快樂吧，你快來吧！黑暗中有人為你執燈，跌倒時有人扶你，黑暗中有人為你鼓勵，你快來吧！